

续青楼恨

教育程度				職業				國民義務勞動				公民資格				家			
不識字				行業 職業				工作地點 日期				宣誓地點 宣誓日期				稱謂 姓名			
特徵				分析				符號				指紋				指紋			
				指紋 大指 食指 中指 環指 小指				符號 大指 食指 中指 環指 小指				指紋 大指 食指 中指 環指 小指				指紋 大指 食指 中指 環指 小指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特微 指紋 符號 指紋 指紋				分析 符號 指紋 指紋				符號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特微 指紋 符號 指紋 指紋				分析 符號 指紋 指紋				符號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特微 指紋 符號 指紋 指紋				分析 符號 指紋 指紋				符號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指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247.5
1275
1

续青楼恨

康珍素

记述

李书宇

王延年

编写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月乔 龚江红

续青楼恨

康素珍 记述 李书宇 王延年 编写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9 6/16 • 插页 4

字数：150,000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199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207-01520-8/I • 315

定价：4.60 元



记述者近照



三位作者合影

目 录

一	美人蛇拐走康小妹 丑八怪虐待女红妆	1
二	生死关无路寻短见 奈何桥绝径又逢生	10
三	离花街一心攀高枝 下金城再次堕风尘	23
四	康小妹初进君悦里 霍先生敲诈挨皮鞭	29
五	动棍棒毒打薄命女 蹲肉夯残害美姣娘	43
六	跪玻璃怪刑红颜劫 危难中幸遇好心人	51
七	忘年交盟誓长厮守 狗男女定计害婆娘	62
八	康小妹浓妆空打扮 马香宝淡抹渡鹊桥	72
九	守灵堂众香哭主母 欢歌舞小妹露峥嵘	79
十	二掌柜理家兴旧业 马香玉忘恩就新欢	92

十一	白塔山闲话风流案 会仙居乐道杂碎经	100
十二	驴队长暴虐毁孕妇 阴阳脸歹毒害翠平	112
十三	忘旧恨小妹传技艺 记新仇香雀遭祸灾	123
十四	冷美人夜戏小长工 宝姑娘痴恋石仁强	131
十五	钱行会孤芳压众美 恶作剧烟鬼欺玉人	139
十六	大酬宾黑狗抽喝赌 联欢会弱女血泪仇	150
十七	二掌柜阴谋害绣女 小马铃薯闯险招灾	159
十八	遇仇敌香宝拚死命 攀权贵小妹愿献身	163
十九	弄竹笛一曲梁园月 舞婆娑又唱金瓶花	179
二十	毒狠狠魔鬼杀香宝 血淋淋恶棍动非刑	183
二十一	君悦里四馆闹合营 青楼院五毒俱全矣	199
二十二	红颜女遭害寻短见 薄命姐毁容有谁怜	212
二十三	祭孤坟刘嫂吊冤鬼 终闹剧小妹甩姘头	221

二十四	想昨日香玉叹花谢 盼明天雀儿哭牛郎	232
二十五	风凄切怒撒腊月雪 夜深沉喜演魏康缘	240
二十六	众美人辞岁强欢笑 马香花碧血溅青楼	249
二十七	丑雀儿倾心小吕布 美香草二戏石仁强	259
二十八	铁门外冷落车马少 大墙里热恋正缠绵	269
二十九	长夜尽风卷君悦早 黎明前痛打黑心狼	279
三十	忆风尘满腔仇怨恨 别烟花一把泪辛酸	289

一 美人蛇拐走康小妹 丑八怪虐待女红妆

书接上回，说的是美人蛇肖青，带着康小妹，坐了两天一夜的“篷篷车”，天傍黑儿，到达了宝鸡车站。车刚停稳，憋在帆布篷里的乘客，一窝蜂蹿起来，找东西，拽包裹，挤挤撞撞的往车下钻。肖青一手抓牢大皮箱，一手牵牢康小妹，被人们推拥着跳下车。还没等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很快，拉黄包车的围过来拚命“叫坐儿”，小乞丐们乱嚷嚷地向人讨钱，流氓、小偷也趁混乱下手，人群里大呼小叫，一阵骚乱。

富有经验的肖青，甩开了车夫的纠缠，手一扬，几个硬币扔给身后追逐的小乞丐，拽着康小妹，流星疾步，离开了是非之地。

康小妹腋下夹紧了小包袱，紧随肖青颠颠往前跑。她完全是一个男孩打扮，头上扎着一块白羊肚手巾，两眼被纱布护住，身上穿着深蓝色旧夹衣、夹裤，两只厚墩墩的穿了千层底齐头布鞋的小脚丫，撩着大裤角，往前一扔一扔，显得雄纠纠，楞颡颡，再配上头上白羊肚手巾挽着的草鸡尾巴，一撅一颤抖着，那样子，足象个半大小子。

她们很快走进了宝鸡一条东西向大街。时值深秋，土特产和山货开始上市，小商贩们畅亮地操着南腔北调，吆喝着

叫卖：

“卖榛子喽！”

“卖山参喽！”

“秦岭的羚羊角呀。”

康小妹闷不住了，问：“姐，能不能摘开眼罩？”肖青紧攥了她胳膊一下说：“再忍会儿，前边就是我的地盘儿了。”康小妹唯命是从。盘山道上的历险，仍叫她心有余悸，她真佩服肖青阅历多面广，给她换上一身男装，又蒙上了她水灵灵的两只大眼睛，否则，非叫野店里那伙“丘八”给欺负了不可，这么一化妆，一路上免去了好多的麻烦。

大街上的行人，谁也不注意这个扎羊肚手巾的“半大小子”，却贪婪地瞄上了穿一身米黄色西装的肖青。肖青从容端庄，高抬着白皙俏丽的鸭蛋脸，气宇轩昂地走过闹市，使人一见，就知道是个惹不得的女人。

她们走了一程，不少人上前恭维、打招呼：

“呀，李太太，要不要坐车，我拉您一节！”

“李太太，多时不见了，您铺子里坐坐！”

“李太太呀，刚出锅的炸鹌鹑，快来尝尝！”

肖青对路人回敬了几句不失身份的玩笑话。小妹猜想：“大概到了姐姐的地盘儿了”，她心里踏实了许多。果然，肖青把她领进一个背角处，给她摘掉了眼罩，戴上了一副茶色墨镜。再返到街上，她四顾惊叹，啊！她看到宝鸡了，整个天地象刮过一阵混风，天空、城镇、大地都变成了一抹色的茶红，宝鸡原来是座山城呀。南看，是山下的大草滩，和一条弯曲如带的河。肖青告诉她，那是渭河。北看是山顶，坡上

是递次排高的人家的屋宇。夕阳，户户炊烟，苍鹰在山顶盘旋。

康小妹喜不自禁，她无暇领略山城风光，而是望着街上那一座座铺子，猜测着哪一家属于她的“中药堂”，那一处房里住着她想念已久的丈夫。

肖青边走边向她讲述宝鸡的名胜古迹和新式建筑：“妹子，见过这么豪华的洋楼吗？这是苏州大饭店，里面有舞厅，有戏台，专门招待高官大员，楼西是中州照相馆，是宝鸡最大的照相馆呢。”康小妹看着这很有气魄的地方出了神，中州照相馆的大门洞里，有持枪站岗的卫兵，门边玻璃窗栏里，是许多放大的男女照片。她走着，看着，突然收住步子，惊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肖青警觉地抓紧了她的胳膊。前面，有个穿一身黑缎子衣裤的男人，领着一大一小两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向中州照相馆走过来。肖青见康小妹躲在她身后，吓黄了脸，马上轻松地笑了：“妹子，怕什么，我认得他们。”这时，那男人已认出了肖青，迎面热情地招呼：“哟，这不是李太太吗？”肖青放下大皮箱，满脸神采，朗朗地说：“田老板，这一段生意可好哇？”他象遇见老朋友，亲切寒暄。康小妹惴惴不安地看着这位田老板。他有五十来岁，高大威武，脸膛长得也正象一个“田”字，浓眉立目，满脸黑胡茬儿，右手里“晃唧晃唧”玩着两只大铁球，犹如一个教师爷。田老板和肖青眉来眼去说了会儿话，一瞥康小妹，问：“李太太，这位是——？”“哦！”肖青把小妹从身后扯过来说：“我弟弟，他害了眼病，来宝鸡看病。”“哦哦”。田老板瞥着小妹笑了，又冲肖青笑微微地说：“李太太久闯江湖，什么时候给我门下讨个好

人来，和我的九红唱唱对台戏。”肖青笑着瞋他一眼，脸色绯红地说：“田老板，别逗了，九红姑娘名震九州，能歌善舞，又通文墨，哪个敢和她攀比呢。咦，这位小姑娘是刚到的吧？”田老板将右手一扬，两个铁球抛向空中，“噙儿”一阵响，接着左手一开巴掌，当！当！相继落进了左手。看看身边那个小姑娘说：“来十天了，名叫婉云，原是沿街讨饭的，自愿投到了我的门下。”“那好哇，”肖青夸奖说：“田老板经营有方，又武功盖世，哪个到了你门下，不也得走红呀！”康小妹已看清了，那照相馆的大梢门里头，是一条烟花街。眼前的两个姑娘，叫九红的，红衣绿裤，苗条身段，满头珠光宝器，椭圆脸上，秀目黛眉，透着一股盛气凌人的高傲；叫婉云的小姑娘，怯生生，稚嫩、柔弱、天真。康小妹触景生情，想起当年自己和凤仙姐姐，她心中不由泛起一股凄楚、羡慕和酸溜溜的妒意。继而她又生疑，莫非这肖青姐和姓田的暗中勾结，真要将她骗进花街去？她的心又提到嗓子眼儿，事到如今，有圈套也得豁着钻了。

然而，狡猾的肖青，并没有立刻将小妹卖进娼门。她真的给小妹找了一个“婆家”。当天就把她领到一个叫李玉的男人家里。小妹没想到，她日夜想念的婆家，就在中州照相馆对过儿，和烟花街只隔一条马路。李玉家说是中药堂，其实只是两间破旧的瓦房。李玉是个跛子，起初，他一个人在这里靠卖大烟土为生，后来因政府三令五申，禁抽鸦片，这走险的生意不敢做了，烟土，自然也就没有了，中药堂成了个空铺子，他只有靠肖青周济，弄些草药来，给人家捣药，维持生活。

李玉，光听名字甭见人，谁都认为是个灵秀文雅的书生，一见人就明白了，原来是个丑八怪。大头颅，缩肩膀，黄脸瘪腮，眼大无神，上身长长的，两条小短腿，右脚略有点跛，见了生人，只是坐着啜牙花子，话都不会说。虽然管肖青叫姐姐，看上去却有小四十年纪。小妹的心里“嗡”一下子阴了天，“这就是自己的丈夫呀！”

肖青往李玉又脏又臭的床铺上洒了点儿香水，把小妹拉到了怀里说：“妹子，我弟弟他人极老实，保险不会象别的风流哥，乱出去沾花惹草，他知道疼媳妇。”说了小妹，又去劝李玉：“弟弟，瞧你，越高兴越没话了，姐姐给你找的媳妇可是一百一的人儿，记着，妹子比你小，不许欺负她，和和美美过小日子吧。”李玉搔着硕大的后脑勺，直劲地抿嘴儿笑，就是没话儿。多亏能说会道的肖青姐，两头一筛一簸，逗得两人“扑哧”笑了，小妹心里的阴云，这才迎风而散，嫁丈夫图什么，图个人老实也就算了，可她咋也捉摸不透，那么漂亮精干的肖青姐姐，怎么会有这么个没出息的弟弟。

康小妹第一次体会到了过日子的艰难，家里穷极了，床头一个口粮瓮，床下一个旧木箱，两个破豁子碗，一个捣药的铁罐和铁杵，算是全部的家产了。外屋连锅台都没有，在窗台下钉了两个大橛子，拴着两道铁丝，系着一口大沙锅，锅下支了俩黑砖，算是锅台，烧水、煮粥全用它。嫁鸡随鸡，康小妹只得随乡入俗。她本来不会理家务，也没这爱好，俩人一搭配，也算是打对了锣鼓，他能将就，她能凑合，小日子就在这肮脏、寂寞、凄苦中混下来了。好在丈夫对小媳妇也算体贴，他话不多，却非常乐意扶持小妹。烟花街，街上

歹人、兵匪来来往往，吓得康小妹象老鼠一样整天躲在屋里，不敢出门一步。

他们就这样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日子越长，两个人的缺点也就越显露，越合不来了。李玉，从明里看着老实，但他却很认死理，拿定的主意，八头牛也别想拉翻。他还嘴馋，一日三餐的玉米糊糊，吃倒了胃口，他便攥住肖青的钱，偷买零食吃。康小妹经常从床下破鞋堆里翻出一包花生米，从墙角柴禾堆里找出一个烤红薯。他还好生闷气，他要是生了气，能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光睡觉。闲了没事，就干坐着，脱掉一只鞋，无休无止的搓脚趾缝儿。康小妹经常和他撕打，弄得满身伤痕，却一回也没犟过他。有时对他说：“李玉你除了搓臭脚，不会学点儿别的吗？”李玉听了，总是咧嘴一笑，用舌头清清嘴里的残食，咽口吐沫什么也不说。不过，李玉那硕大的头颅里，也不全是空蛋壳，他爱不着边际的想美事，说不定那一会儿，他独自一笑，突然打破寂寞说：“我以后要当上皇上，你就是皇后了。”小妹瞥他一眼，耻笑道：“你这样的人，还能当皇上，全国的人都得拿武大郎当神敬。”李玉扭曲着黄瘦脸，使劲搓着脚趾缝儿说：“我怎么了？就是皇上的命，我的腰长得长，和别人的不一样呀。”有时他也能吓人一跳，突然说：“坏了，我算着再过50年，就要天塌地陷，全天下的人都得死掉！”小妹斥打他说：“别他娘胡说了，你象个魔症。”李玉一挨骂，就得意，于是瞪起死羊眼故意发出瘆人的怪笑，模样比鬼还难看。小妹最讨厌他笑时的丑八怪样儿。

小妹的生活太寂寞乏味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打开包袱，偷看里面的照片，看着死去的姐妹们，回忆往事。

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想起了凤仙和吕梦才，想起仙鹤和赵玉成，他们的爱情多么美好甜蜜呀！对诗、唱歌、猜谜，互诉思念之苦，他们眼含深情地对视着，甜蜜的流泪，那是多么有滋、有味的生活呀！为什么我康小妹偏偏碰上这么个死人、呆人、怪人，和这种人作伴，还不如死了好。她苦闷极了，又不敢上街，只有从窗户里看着外面的情景。她常看到烟花街的妇女，涂脂抹粉，走出照相馆。她看到九红、婉云，常陪着贵客登上苏州大饭店，她听到一曲曲她熟悉的歌声，从灯红酒绿的窗口飞出来。这时她也想抽烟、喝酒、划拳、唱小曲儿。

只有肖青来了，才使她见到了唯一的知音，这也是她最幸福的时刻。肖青姐有时三、五天来一趟，有时十多天来一趟，带来新药，取走捣好的药。肖青一来，小房里会立刻变成另一个天下，有了香水味儿，有了欢声笑语。肖青把所见所闻的新鲜事儿，一一讲给她听，什么地方的小流氓，又闹恶作剧，坑害好人，什么宝鸡的名姑娘又把多少阔佬阔少弄成了乞丐；一个三等烟花女被老板毒害，弄到山坡上让鹰啄。小妹听着，心里常常发狠，暗骂老板是吃人的野兽，暗骂那个挨鹰啄的烟花女是笨蛋。肖青姐还像关心的样子，不叫她沾烟酒，说是过日子，当家庭主妇必须戒了烟酒，小妹只好忍着。肖青姐一走，就象世间没有了阳光和鲜花，日子又立刻暗淡下来。

康小妹强按着欲动不安的情绪，和这个呆人、怪人熬过了冬天，熬过了新年。新春一开始，人们的眼光，都爱从新的角度看事、看物、看人，邻居街坊，看到李玉依旧狼狈不堪，没啥改变，便冷言冷语象利箭一样，射向康小妹：“哼！

这小妖婆，怎么不给李玉做衣服呢。”“李玉的家里仍不象个家，这小妖精是个花雀雀呀。”“哼，不管男人，不理家，总该生个娃子吧，那狗呀猫的还会一年两窝呢。”康小妹被数落得更不敢出门了，也有不少光棍汉子，眼红李玉的艳福，却不敢对小妹起歹心，因为小妹是肖青的弟媳。肖青在街上和邻里处得人缘很宽，断不了给这家捎药，给那家捎盐，有时连钱都不收，邻居街坊没有不敬肖青的，对肖青的弟媳，自然也没人敢冒犯，邻居们只有在背地说点儿风凉话。还有光棍汉们常常叹息说：“怪呀，一颗好白菜又叫他妈猪吃了。”李玉听见也不生气，常常往门上一靠，美滋滋地笑笑说：“话不能这么说，一枝好花，叫我李玉采了，别看这会儿我亏她，将来我当了皇上，她就是皇后呢。”邻居们来了兴致，逗李玉开心说：“李玉，你当了皇上，我们封个什么官呢？”李玉很得意，要露露自己的“本事”，两盏无神的傻大眼盯着人们的脸，噙着牙花子，捉摸一阵子，便开始封官，这个是“宰相”，那个是“大臣”，还有什么“部长”、“特工队队长”，逗得人们大笑。笑完了，有的半真半假地提醒说：“李玉，你娶她这么大工夫了，怎么还没生个孩子，没有孩子，将来哪儿有皇子皇孙呀？”李玉脸一沉，一拍大脑勺惊道：“可也是呀，怎么她妈老不生呢？”邻居们看着他的怪样，都哈哈地笑起来。李玉突然明白了，忙讨教：“有治吗？”邻居们正想惩治一下不给丈夫做衣、理家、生娃娃的小妖婆，有人便出了坏点子……。

李玉回到家里，一声不吭，拉长大下巴，扭曲着脸，一猛子扑上去，和小妹哑声搏斗起来，从床上打到外屋柴禾堆，把吊着的大沙锅也碰了个八半五，小妹虽然腿有功力，身子

灵便，可是耐不住李玉“玩命”。一会儿小妹没劲儿了，被李玉按在地上，坐在她后脖梗上，扒掉自己的大鞋，轮圆了照小妹身上扇起来。小妹又哭又骂，李玉猛劲地扇……。

半夜的哭嚎，惊动了四邻，纷纷起来，敲门劝架，李玉大吼：“我管教我老婆，你们别管。”焉人出豹子，想不到李玉还会发这么大火，还会抖着男子威风，声嘶力竭的吼叫。他边打边吼：“给我做衣裳，给我生娃子……。”声音又粗又野，象旱天静夜打干雷，小妹也不示弱的骂。李玉吼道：“反你了，我不信管不了你！”雨点般的鞋底扇在小妹身上，小妹拚命地嚎骂。外面敲门声越来越重，李玉发了怒，六亲不认，冲大门喊：“不开！”“轰”，破大门被一股暴力撞开，蹿进一伙人。李玉脖子一竖，“扑楞”跳了起来，小妹一看来人，也哑了嗓子吓飞了魂儿。进房来的不是邻居街坊，而是一伙“丘八”。这伙人，个个穿着破军装，带着几杆旧式步枪，匪气十足。领头的是个斜眼儿，看着小妹，嘟嘘淫笑着直搓手心儿说：“哈！找娘们儿找不到，闹了半天这儿有现成的。”几个“丘八”围上小妹，斜眼一抬巴掌喊：“慢！先把那个大脑袋的小子装了北瓜。”李玉一听，“哧溜”蹿到门旁，抄起了那根顶门杠。“丘八”们以为这丑八怪要玩命，一时都不敢上手。只见李玉，两条小短腿哈巴着，张着嘴，瞪着眼，地不平似的往门边挪蹭，快到门外时，他猛一蹴身，“嗖嗖嗖”，挠开小腿儿，兔子似的没影了。“丘八”们看了，哈哈好一阵狂笑。

李玉一跑，两个“丘八”很快架住了康小妹。小妹看着乌黑的枪口和兽性发作的强盗，拚命挣扎着喊：“你们出去，我肖青姐不是好惹的，肖青姐……”斜眼逼近小妹……